

我在家里记的事



事 的 記 裏 家 在 我

才 林 居

行 印 局 書 國 中 新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初版

▲我在家裏記的事▼

實價大洋二角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編者 居林才

發行者 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二七號  
新中國書局

排版者 上海蒙古路北公盆里十二號  
建華排字所

印刷者 華文印刷所

版權所有  
不許翻印

發行所 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二七號  
新中國書局

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



## 目 錄

二月十九日(母親).....	一
三月十六日(到舅家去).....	六
三月十七日(在舅家第一日).....	一七
三月十八日(在舅家第二日).....	二九
三月十九日(從舅家回來).....	四二
三月二十日(我的舅家).....	四九
四月五日(掃墓).....	五五
四月七日(可愛的桃花).....	六二
四月十五日(遊春朝園).....	六五

四月二十七日(踢毬子).....	七三
五月二日(可憐的狗).....	七五
五月三日(寶寶也買).....	七七
五月十四日(不怕風雨).....	七九
五月十七日(小鷄).....	八一
五月十八日(爲小弟弟).....	八六
七月三日(尋小皮鞋).....	九〇
七月八日(打開水).....	九一
七月十二日(叫化狗).....	九八

# 我在家裏記的事

二月十九日 (母親)

早上，爸爸給我一封信，這封信上寫着：

我的兒：

昨天晚上，我們合家大小吃過了晚飯，在小廳上談了許多可喜亦可悲的說話；你兩個姊姊都很長大了，自然都能懂得；可是關於大姊姊升學的問題，除了你母親詳細的對她解釋之外，我已另外寫了信給她；二姊姊當然還在讀書時代，什麼都不生問題；至於你呢？不是像弟弟那麼小了，昨晚那許多話總應該求一個明白，因此我今天特地把昨晚所談的意思，再來同你談一下；如果

你現在真不能懂，不妨就把這話好好的藏起來，到將來能懂得的時候，再拿出來讀；到那個時候，你一定會感到已往的一切是有何等的意味啊！

你要知道，我們家裏主持的人，就是你的母親；她十幾年來，天天爲你們的溫暖，飢飽，清潔，以及一切瑣碎的事情，忙個不了，好容易把你們一個個慢慢地撫養長大。家裏的事情是沒有一件不有條有理，也沒有一件事沒有一種意義；你們長大了，也個個都活潑潑地能天天向前努力，能依着她的希望去做；我們這個家庭是多麼快樂啊！

造成這快樂家庭的人，就是你的母親，我們享受到這快樂的幸福，我們能不時時紀念着你的母親嗎？

她——你的母親，要是生在一百年前的話，誰會不說她是一

個賢母？就是生在今日，又有誰不佩服她的能幹？可是她卻不以做賢母就算滿足，更不以享受快樂家庭的幸福就算滿足；她卻有更大的希望，想造就更大的能力，成功更大的事業呢！

她——你的母親，做了母親已十幾年了，可是前年還同我鬧過，要脫離了家庭去求學：當時要是沒有你們擁住她，抱住她，她也許會渡了大海大洋到地球那面的異國去了吧？啊！你們那可敬可愛的母親，要是同世界上無數的母親，或不願意做母親的人比起來，她的思想的高超，志氣的堅強，精神的振作，不知偉大多少倍！

但是，除了同她——你的母親，是最要好的同學和知己之外，一切認識你母親的人，沒有不在背後譏笑她，說她只會做一個賢母而已，社會上沒有人看得起她，也不會有她的地位，是一

個默默無聞的賢母而已。

啊！一般的人，她們的說話，對於你母親是怎樣的無禮？多麼的刺激？可是她聽到了，卻非但不以為恥，非但不悲傷，卻含着笑，激昂的說：

「我看見了，我知道了，社會上的一切有地位的人們，不論是她們，他們——女的，男的，總算是給一切人所羨慕的，所敬重的，卻同我所有的一切快樂是不同；因為我儘敢被社會上高貴的人們輕視，或給她們和他們諷刺，或者是他們和她們認為最不足齒的人，但是我卻是我底孩子心上的最慈善，最和樂，最可敬愛……的人。我的孩子有痛癢的時候，哭着來告訴我；受人欺騙的時候，到我的膝上來，要我安慰他；他在太陽出來的時候，就會問我太陽公公是那裏來的？……啊！我就使是被一切的人們輕

視，我從此就使是默默無聞，但我的一切慈善，和樂，敬愛……的容貌和精神，那深刻而偉大的影象，深深的印在孩子的腦海裏，誰有方法可以把他消滅？誰又不承認沒有方法可以消滅！至於我所有的孩子，誰又敢斷定他將來不會做出轟轟烈烈高尚無比的事業？又誰敢說現在的社會，不會給我的孩子改造得更好？又誰敢說我的孩子不是世界上的先知先覺，不能領導一切的人們？」

可愛的孩子！你看了你母親的這段話，你應該想怎樣可以不辜負了她的希望呢？

明天你的學校要開學了，二姊已到城裏去讀書，我們家裏，以後的家事，有大姊幫着母親去做，你母親一定可以減少了好多的心苦，這是我們爲你母親喜歡的一件事。



你的父親寫。

三月十六日（到舅家去）

我平常回家吃午飯的時候，爸爸，媽媽，姊姊，弟弟和蓉香，照例已把飯菜擺得整整齊齊，只空一個我的位置，只等我跨進門去，大家就動手吃飯了。

今天我回家，走進門的時候，比平常不同，吃飯的檯上擺了一張圓檯面，檯上又添着成大碗的菜，檯的週圍，也添了幾個橈子，我一看就知道有什麼客人來了，只不知道是誰。

我跑進房裏去，媽媽在那裏開着衣廚的門，廚門上的攀扭盪得各冬各冬的響，是在那裏尋什麼衣服。小弟弟坐在他最喜歡坐的小籐椅上，穿着紅花朵，綠底的洋縐袍子，舉起了小袖，正在看

看又看看，不住的把小手拍着小胸膛，嘴裏喚着：『媽媽！寶寶體面！』我這時候知道是小弟弟同媽媽一定要到什麼地方去了，而且一定是同着那來的客人同去呢！心裏又想不知我也得同去否？

我一脚跨進了房門，媽媽回轉頭來，看我一看，小弟弟也抬起頭來向我看了一看；小弟弟直立起來，跑前來抱住了我的脚，說：『阿哥！體面！』我就把他抱到手裏，他不住的用指頭指着他的小袖子，喚着：『體面，體面……！』

那時媽媽對我說：『今天二舅母同表姊姊來我們鎮上買些零碎東西，趁便來領大姊姊同你去吃喜酒的；他們是坐船來的，你同大姊姊都可以去，不過要規矩一點，因為他們那裏有很多的小孩子，他們是會吵會鬧，不比市鎮上的孩子來得文靜。你見了大舅二舅應該一個個都要招呼一下，不然他們要說你不懂禮節』

的。『媽媽一面尋衣服，一面這樣的說了一套話。我這時心上非常之快活。』

她尋出了我底天青色的薄棉袍，和黑馬褂，又說：『穿這衣服要小心些，不好弄到油跡，油跡是最容易把衣服弄得髒，並且很難洗得乾淨。』媽媽又叫小弟弟立到地上去，叫我換上新衣服，我心裏自然說不出的快樂極了。

我換上了新衣服，走出房去吃飯，那時姊姊同着二舅母和表姊姊也走出來吃飯，我都招呼過了。

舅母看見我早已穿上了新衣服，她說：『到我家去，穿這樣新的衣服，恐怕要弄髒了回家呢！』我那時雖然覺得害羞，但是我卻很勇敢的樣子回答：『不！一定不會的！』

我們吃完了飯，正預備動身了，小弟弟一定也要跟着姊姊同

走，吵得哭起來。媽媽對他說：『我們不要去，我們在家裏有體面衣服穿啦！寶寶的綠襖穿了兩天，再換上一件紅襖，還要體面呢！同姊姊去了就沒有再體面的衣服穿啦！』小弟弟聽了媽媽的話不差，就不鬧了。

我們正在動身要走的時候，忽然想起，在校裏沒有告假，我心裏想，怎樣可以不告假就到舅家去呢？

我對媽媽說：『沒有告假是不行的！把我舊衣服換上了，到校裏去告准了假再動身！』但是那時正在要走：舅母是不懂的，所以說：『管他什麼假不假，動身就是了！』媽媽和姊姊雖是知道，但她們都說：『不要緊，叫爸爸寫個告假條子到校裏去就是了！』但我想不好，因為告假的意思是先要得到學校裏的允許，才能夠離校，學校裏一點都不知道，就到舅家去了，這不是好像

逃學麼？既經到了舅家，再去告假，這不是對學校裏說，我已經到舅家去了，不准假也無用了；這不是輕視了學校裏告假的意思麼？媽媽和姊姊的話都不行，一定要先到學校裏去請假才好。

但是她們總不答應等我，我說：『如果不等我，我就不去了！』我這樣的一說，他們看我這樣堅決，只好答應等我了。我就立刻換了原來的衣服，趕到學校裏，到李先生那裏告三天假，先生勉強答應了，當我走的時候，還再三的叫我不要多脫課。

我趕回家，就同舅母，表姊姊，和姊姊上了船，在船上一路看過了許多森林，田野；曲曲折折的經過四十多里的河道，到太陽攔山頭的時候，才到了舅家。

當我們的船要到舅家的時候，我就走出船艙，立在船頭上，遠遠地望着舅家的村莊。他們村莊上大多是又古又矮的屋宇，開

着兩扇又小又枯爛的大門。

不多時，舅母也從艙裏走出來，指着她家的大門，門前豎着兩個大紅字的燈籠，她家的屋宇是新近修理的，門前烏黑的牆也是新近粉刷的。

她家的後面有棵高大的老樹，那樹枝高出屋上有三四丈，樹梢上有個大喜鵲窠，那鵲兒在窠上「啾啾」的叫着，好像說要預備過夜了。

船靠了舅家門前的碼頭，那碼頭上有許多大的，小的，男的，女的，許多人在那裏忙着洗腳，洗手，洗鋤，……洗菜，淘米……都互相談笑，一見我們，忽然停止了談話，都向舅母招呼，表示出尊敬的樣子，但不知道他們都喚些什麼，舅母接應也來不及，只得把媽媽給他帶回的糖菓隨便塞給幾個孩子的懷裏。

最後塞給那個洗菜的少年婦人，叫舅母「二婆」的婦人，舅母對她說：「這是姑太太給我帶回來的，這些給你家阿翰吃吧！」婦人接受了，表示出很敬重而高興的樣子，舅母說的「阿翰」大概是她的孩子吧？

我們上了碼頭，走過一片場地，向舅母家的大門走進去，沒有進門的時候，有許多不認識的人走出來迎接，大多是親戚，弄得我直向姊姊背後躲着。

我正躲着的時候，舅母喚我說：「好淘伴來了！」又喚：「阿曼來見表哥。」我從姊姊背後看時，只見一個孩子穿着灰黑色的夾短襖，細織花的褲，腳上著着赤腳的鞋子，帶着一個圓圓地褐裏帶紅的笑臉，慢慢地走上來。

我在那時，眼裏只有曼哥一個人是我的好朋友，也就老老實



實跑上去，他笑嘻嘻不開口，也不招呼，我也笑嘻嘻不好意思招呼，但不知不覺我走上去，他走前來，他把手搭在我肩上，我也把手搭在他肩上，就一同走進了大門。

我那時忽然想起三年前的曼哥：我記起三年前的春天，他同二舅父到我家來住的時候，他沒有這樣高，我那時也矮得多，他的臉兒沒有這樣圓兜兜地胖得好看。

我那時是初進學校，在晚上，我拿了一本書，同他在燈下一同看書上的許多圖畫，他看得不肯放手。他說：「他們在老先生面前起初讀的紅塊字，後來讀三字經，一天到晚直坐得端端正正，喉嚨讀啞了，只認得幾個墨點子，那許多墨點子，真不知有什麼用？」

他看了我的書，看得出神了，非但不放手，後來竟不肯同二

舅回去。我的媽媽買了一張美麗的「分梨圖」給了他，他才把書還給我，他才肯同二舅一同回家。

現在呢？他那美麗的分梨圖，久已給他的弟弟扯碎了，這是他告訴我的。我那時讀的那本書，也不知道丟到那裏去了。

但是那時跪在靠背椅上，擠在一起，伏在桌上，燈點在面前，兩個差不多大的小孩子，舉着小小的手，指指點點看書上的圖畫的樣子，好像是昨天晚上的情景；我真永遠不會忘記！

吃了晚飯之後，曼哥同我到他的床前，在他枕頭邊拿出一隻花紙牌做的轎子，裏面做着一個粉做的美人，背上有一個蚌殼，那個東西我從來沒有見過，他因此就告訴我說：『這是河裏的老蚌長成了精怪以後變成的美人，她會吹笛，吹簫，會彈琴，會唱歌……；她看見種田的人們疲倦了，她就變成了絕美的美人來同

他們彈琴唱歌。

「她看見田家的婦女紡紗績麻太勞苦了，她就變成老年的婆婆，同她們談談家事；有時還勸她們到野外去踏青，看看自己田裏的稻麥。」

「她知道種田的人們沒有好的飯菜，她就把河裏的螺螄捉來放在田裏，變成了田螺，給他們捉回去做鮮美的飯菜。」

「她勸那懶惰的人勤謹去種田，教那不會餵孩子的婦人愛護孩子。」

「她實在是一個仙人，並不是妖怪。所以人家常紀念她，用粉來塑他的像。」

他又說那個美人的像是用十五個金錢——新的光緒銅錢，換來的，所以特爲替她做了一個轎。

後來他又拿出一個紙牌做的寶箱，箱裏藏着許多寶貝，把箱子打開，一樣樣拿出來放滿了一桌子；金錢啦，貝殼啦，桃核船，桃核籃啦，……他一件件拿出來，並且都說明了來歷。

正在講得起勁的時候，舅母同姊姊來找我們，舅母看見曼哥拿出他的家私給我看，很驚奇的樣子說：『阿曼！你怎麼願意拿出來給表哥看的？』說着又回頭同姊姊說：『這是阿曼的寶貝，恩物，好像可以當粥當飯吃的。只要從黃老先生學堂裏回到家，總是先走到枕頭邊看一下；不知有那個要他的東西呢？說着又指着那貝殼說：『只有隔壁的阿宗，也同他一樣的喜歡這許多寶貝。那個貝殼，前天給阿宗拿了去，哭了一場才收到手的，那阿宗真同他一樣的喜歡這許多東西呢！』舅母說着，姊姊卻在那裏一樣樣的拈着細細的看，並且贊美那許多寶貝。

壁上的鐘，已經打了九點鐘了，談到我睡覺的事情，舅母不等我們開口，就叫我同曼哥一塊兒睡；我本來同曼哥早已約定了一塊兒睡，只等舅母的允許；那知舅母非但不等我們的請求，而且叫我們一塊兒睡，我們都拍着手，真是快活極了。

曼哥那小小的床，雖然短矮，卻很闊；鋪着很整齊的被褥，很樸素，而且很清潔。

三月十七日（在舅家第一日）

昨天夜裏睡得非常甜蜜，我在家時雖睡着柔軟而潔白的床鋪，但從沒有睡得這樣的甜蜜。

早上曼哥說要同我找隔壁阿宗，阿翰，一塊兒頑，我就很早的起身了。

其實並不早，因為我起身以後，走到門口去望望，人家在那裏吃稀飯的吃稀飯，下田的下田去了。但是我平常在家裏，這時候，起身最早的蓉香，恐怕還沒有煮好稀飯呢！我到了鄉村上，才知道種田的人們起身真早。

早上我正在吃稀飯的時候，曼哥去同了阿宗阿翰都跑到我坐着吃稀飯的檯子旁邊，他兩邊兩隻手扶着兩個人的肩頭，他把左手拍着那矮而胖的孩子對我說：『這是叫阿宗，他同我在黃老先生那裏讀書，他就是三年讀本老大學的。但他到夏天的時候，洗冷浴，游水的本領是第一。前面的長河，他能游過去游回來可以五個回來，不打頓。』

他又把右手拍着說：『這是一個小姑娘，常在家裏幫助他媽媽煮飯燒菜抱弟弟，有時還幫他媽媽紡紗績麻。他又不上學讀

書，又不出門頑耍，真是同一個女孩子一樣的。但因此人家都稱他是好孩子，因為他會幫助爸媽做事啊。他的名字……」

我不等他說完，我就接上說：「他的名字我知道了，他叫阿翰！」他們聽了我說的話很奇怪，問我：「你怎麼會知道他是叫阿翰的？」我就放了碗，慢慢地對曼哥說：「因為早上聽見你說同這兩位去頑，我把他們倆的名字記好了；到現在你把宗哥的名字告訴我了，這一個當然就是翰哥了，所以你不說我也知道了。」

曼哥同他們聽了都說：「不差，你們洋學堂裏出來的人，總是聰明一點。」阿翰又接着說：「阿曼！怪不得你家姊姊這樣聰明，因為他是在城裏洋學堂讀過書的緣故吧？怪不得你的爸爸又要把你送到城裏洋學堂去讀書呢！」阿宗也說：「是的，不差！」他們你一聲我一嘴，吵了一回，曼哥說：「不要鬧了，今天我請



你們來的事情不要忘記了。阿宗阿翰都說：『是！我們就走吧！』

四個人的手互相搭着肩頭，並排的走出門去。我正同他們走的時候，忽然記起了舅母叫我到她那裏去吃蝦肉饅頭的話，我出去，不去告訴她，她一定要找我了。我就對他們說：『我們出去，一個人都不知道，他們不要尋找我們麼？』曼哥說：『是的！我去同媽媽說一聲吧！』我說：『不，我們同去！』

我們四個人就同到舅母那裏，舅母正在忙着，我們也急急忙忙把我們的意思告訴了她，她笑着對我們說：『你們都是好朋友了，你們要去頑，就去吧！不過不要到河邊去！』我們就很高興的走出大門去了。

當我同着他們走出門口的時候，我還不知道他們究竟同我到什麼地方去做什麼事情？但我只願跟着他們向東面走，走到那村

莊盡頭的屋背後，大約離開一條田岸的地方，那田岸的東面高一點，遠遠望去都是青蔥的麥田；西面低一點，是一塊有水的田，一大半已播下初發芽的稻種。他們說是他們的小秧，到五月裏秧長了，就要把秧拔起來，分插到大的水田裏去的；那塊田是他們的秧田。

我看着那秧田，做得非常平滑，好像水門汀做的一般無二，上面鋪着一層長着綠色幼芽的稻粒，那芽兒勉強一二分長。

因為稻殼本來是黃色的，所以遠遠的看去，就好像淡黃裏帶些綠色的一方手巾，顏色十分鮮明。再走近仔細看看，那稻粒散播得好像用了十分的心思，一粒一粒放得沒有一點疏密的地方，每一粒稻都占有一個同樣的小世界，給他們發芽生根。

那天上點點的星兒沒有這樣的勻稱；把我們書上的字來比

他，覺得書上的字一行一行太嫌拘束，而且有一行字一行空白，實在比不上那稻粒各站各的地位，一點不擠軋，好像天生成一般的美麗。那平鋪在地上的草，雖然可以同他比比，但那綠草畢竟長得太亂了。

我站着看呆了，我問他們，我說：『這秧田何以做到這樣光滑？那稻種怎樣會散播得這樣勻稱？是不是一粒一粒仔細地擺起來的？』他們聽了我的說話，都只當沒有聽見，那阿翰只說：『這有什麼希奇？像你們讀書做文章那才算希奇呢！』至於曼哥同阿宗，只是一路拉拉扯扯的說笑，我再問時，他們纔立定了腳指給我看，並且說：『把一個長柄的丁字木棍，像泥水匠做石灰牆壁的一樣，把泥土做平了，然後把已有芽的稻種握了，一把一把在四週撒下去，你不看見那週圍有許多腳跡潭麼？』我用心看

時，卻看到了腳跡潭，一橫一直，隔成幾個方塊，真是像抽了紗邊，一週有孔的手巾了。但就使有一塊美麗的手巾同這塊秧田比，那裏比得上這秧田天生成的，又平滑，又淡綠，鮮明來得美麗呢！在那時，我心裏覺得那種田人，做出那樣美麗的秧田，他們的本領，真勝過讀書做文章萬萬倍。

他們走到了那沒有散播着小秧的田旁邊停下了，他們指着那田裏說，這是曼哥家的田，那旁邊是阿宗家的，這田裏是種的荸薺，已經吃掉有論擔了，現在來挖掘一點兒給我吃，并且送一點給我帶回去。他們說着，那阿宗把褲袖捲起了，就預備下田去挖掘荸薺了。

阿宗走下田去的時候，我看着田裏，那已經翻過的泥塊，一高一低，上面有一些淺水，水裏有些枯爛的草，還有那蝌蚪一羣

一羣像黑豆的樣子，游來游去。

我當時心上覺得他們這般小的孩子，到這荒草的水田裏，已經給人家翻過的了，怎能挖出什麼寶貝，我也無心去看。

我看了那小蝌蚪覺得很有趣，就想怎樣能捉到那小蝌蚪來玩一下；但我沒有法子可以下田捉那蝌蚪，就拾了石子丟到那有蝌蚪的地方，想把那蝌蚪趕到岸旁邊來。

他剛剛丟下兩塊石子的時候，忽然聽見阿翰叫着：「你拾石子丟到田裏去麼？石子可以丟到田裏去麼？」那時我給他一問，心上覺得不差，我是太不懂事了，也是太不小心了：我們在校裏種菜種荳的地上，不是要把亂磚石子拾掉麼？這原來是一粒石子都沒有的田，就是一粒沙也找不出來的，純粹是細泥的田，我倒反把石子丟下去，真是太不是事了。我們那亂磚亂石子荒廢的地

皮，一定要把亂石去除才會變成可以種菜種荳的好土地；這本來是一塊很好的田，被我丟下了石子，不是糟塌了這塊田？我心上想到這裏，我很不安，我就說：『允許我赤了脚到田裏去把那丟下的石子拾掉嗎？因為我覺得赤脚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』

阿宗本來在田裏，手裏握着兩把荸薺，他聽見了我的話，擡起頭來問：『什麼事？』阿翰就告訴了他；他說：『原來這事，那我來，我來把石子拾了丟上岸；指給我看，石子丟在那裏的？』我就指給他看，他就把石子拾了起來，丟在岸的旁邊。

不一會，阿宗說：『我吃力了，阿曼回去拿籃的，怎麼還不來？』那時挖起來的荸薺，堆在阿翰坐着的旁邊，好像一個個泥塊，已經不少了。

我因為聽見阿宗說已經吃力了，就一聲不響的把鞋襪都脫

了，我就笑着對阿宗說：『來幫你挖荸薺，好吧！』他們看見我已經赤着腳，都很驚惶的樣子，阻止我不要下田，但我早已從綠草的岸邊坐下去，捲起了褲袖，兩隻腳早踏到田裏了。

我從來沒有踏過水田的腳，踏到那田裏，陰凍凍的涼快，那水泥光滑而且柔軟，比那柔軟的棉花堆，比表姊姊出嫁的新被褥，比……什麼都有趣，有趣得使我不住的「哈哈」的笑着，并且覺得他們生在田家的小朋友，怪不得常常喜歡赤腳呢！

我快活極了，大呼：『有趣呀！有趣呀！』我即刻就把兩隻手伸到泥裏去，用兩手挖泥。

用手挖泥的時候，覺得那泥土更是有趣極了；那泥土的光滑，簡直同那綢緞一樣的光滑，棉花一樣的柔軟。一回兒我也挖到好幾個荸薺。



我正奇怪這田裏怎有這麼多荸薺，忽然曼哥提了一個竹絲籃來了；他看見我也在田裏，催我趕快爬上岸，因為舅母對他說，不要帶着表哥弄髒了衣服，假使弄髒了衣服，舅母是要責備他的！我想，當真弄得曼哥受責備，我就不好了；但我心裏又不肯上岸去，只得慢慢走近岸邊向岸上爬了。

上了岸，把荸薺拾進籃去，叫阿宗也爬上了岸，就走到河邊去洗荸薺了。

荸薺洗出來的時候，那荸薺皮的顏色，個個鮮紅，都好像是水磨紅漆的一樣好看；而且很大，大得像我底小弟弟的拳頭一樣大。

我不等他們洗好，我就把荸薺拿來吃了。平常我們吃荸薺要削皮，但我這時不顧了，向嘴裏塞去，只覺得那味道甜得鮮潔，

而又嫩得沒有渣滓的，真好極了。我在他們忙着洗的時候，已先吃了幾個，就趕快把腳和手洗乾淨了，坐在草地上拿來吃，他們纔慢慢地也動起手來吃。

阿宗坐在碼頭的石級上，腳踏在水裏，阿翰立在旁邊，曼哥提着籃，我坐在地上，向着籃裏；曼哥有時把籃給阿宗阿翰，但總是放在我面前。

我們在碼頭上大吃大嚼，覺得那荸薺的味道，是我從來沒有吃過的，但我終究不明白，何以那樣荒草田的樣子，能長出這樣好好的東西？

正在想着，我不由得不疑心了問他們。曼哥正嚼着荸薺的時候，他回答我說：『這田麼？無論什麼田都是一樣！只要有人去勤謹的耕種，都會長出好的東西。我們鄉下有句俗話：「只有懶

人，沒有懶地。」就是這個意思。『阿宗也湊着說：『是！我們西河的荒墳角裏，素來是沒人到的，長着亂草。到去年，我的阿兄去把泥土翻了種些蕒荳豇荳，果然也長得很茂盛，今年我家新年裏荳沙圓子，就是那裏種的荳。』阿翰也湊着說：『這自然是不差的，我們家裏的天井裏種着刀荳，牽藤開花，結出又綠又長的刀荳，真像一把刀呢！』曼哥又講了一個圍牆上種瓜的故事。

我這時對於他們的說話，已經是很明白，這田裏竟能長出這樣好的荸薺，也似乎並不足怪了。他們正鵝一聲鴨一嘴，說得非常高興，不知不覺都把肚子吃飽了。荸薺也快吃完了，我們纔回去。

三月十八日 (在舅家第二日)

昨天頑了一天，差不多整天的在野外；上半年吃了好多葷蕪，下半年又吃了許多風乾的烏菱；竟是不想吃飯。

今天一早，阿宗，曼哥，和我三個人，就到阿翰家去頑。阿翰家在舅家的西面，隔開三家門面。他家有三間舊屋，兩扇枯門，門下面已經穿了幾個洞，門關上的時候，時常有貓兒可以自由的走進走出。

跑進門去，擡頭望着屋頂上，那椽木同樑木已是根根斜得像平行四邊形，中面的磚塊已脫落了許多，有時在瓦縫裏還看得見一點天上的亮光。

不過屋上是這樣的破舊，地下卻是十分的清潔，雖不是鋪的方磚，或水門汀，卻也十分平滑，這都是阿翰的工夫，是他們告訴過我的。

這間屋的中間，靠牆壁擺着一張很古很古的壞檯子，只有三個腳，一個檯腳是用一塊石頭擱着，檯子兩旁擺着兩張同檯子一樣古的靠背椅。他家煮飯的竈，就在屋的後部，那小小的竈，卻也十分清淨。

今天阿翰的爸爸和媽媽都在舅父家幫忙，他的小弟弟又跟在他媽媽的身邊；因為要阿翰同我頑，所以他的媽媽把小弟弟帶在身邊，阿翰因此非常的高興。

我們在三腳檯子旁邊鬧了一回，阿宗忽然看見他們放在牆角頭的菜心，又綠又嫩，就喚着：『好菜心，去買麵來，菜心下麵！』曼哥說：『下麵？菜心下麵好的，不過我說如果請小廚司務——指阿翰——煮飯燒菜來請客，那不更好麼？』阿翰聽了，覺得這是顯耀他本領的機會來了，心裏很快活，就滿口答

應：『好！』

他老實不客氣的去拿了菜心，又去割了黃韭芽，這是他家裏有的；但是他因爲只有這兩樣菜，就對曼哥說：『你們家裏在辦喜酒，總還有生魚生肉沒有下鍋，你快些去拿一點來；再拿點豆腐也好。』曼哥不等他說完，已經走出門口了。

這時他們都忘着淘米洗菜；曼哥拿了魚肉來，又忙着切魚宰肉；阿翰就腰裏束了圍裙，捲了袖上竈着火；這時他真是一個小廚司務了。他說：『樣樣都齊備了，我一個人在這裏就夠了，你們去頑罷！』

我們三個人走出了廚房，回到那三腳檯的旁邊，阿宗走到靠背椅旁邊一跳，就向椅上朝南坐下，用右手在右面的嘴唇上一摸，又用左手在左面的嘴唇上一摸，做着粗大的喉嚨，咳了一

下，大聲的說：『朝南大坐！』曼哥看見他這樣的一坐，一喚，覺得他的樣子好笑，就笑着說：『又要朝南大坐了？給黃老先生打手心，還記得嗎？』這時給曼哥提起了舊事，阿宗好像很不服氣的說：『不要鬧吧！你也未見得好多少！』曼哥又說：『那有像你這大聲喚着大江東的？還要做皇帝奪江山呢？』阿宗又說：『不是尖頭孫翰要做曹操篡位，誰會吵起來呢？』他們這樣的我一聲你一句，不知他們說的什麼一回事。

我就問他們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？可否講給我聽？他們都搶着先講，後來就由曼哥先講。曼哥說：『我們在學堂裏，大約是一月以前，有一天天氣很暖和，黃老先生也高興起來了，吃了飯就到小南市去剃鬍子；平常他是五日小剃，十日修髮；總是去了就回來的；不知這天他爲了什麼原因，到了放學之前纔回來。我們

那天也是高興，等了他老久不回來，就大家停止了讀書的聲音，這個老大學先生——阿宗的綽號——就想法來做把戲。……』

阿宗插嘴說：『不是我想出來的，實在是坐在我背後的孫翰，他想做皇帝，但沒有我的手快，我先把先生坐的靠背椅奪了，拚攏兩張檯子，把椅子放在檯上，跑上去就一坐，唱出大江東來，不料孫翰在下面把檯腳向橫裏拖，我的椅子倒了，我也幾乎跌到地上。』

他說着又做出要跌的樣子，又繼續的說：『那知道我倒沒有跌，那椅子一倒下去，正打在先生坐的檯子上，我又趁勢一跳下去，兩腳立不住，又衝到先生檯上，那檯子自然經不住椅子一打，和我的一衝就倒翻了。』說時又做出衝到檯上的姿勢，三腳檯也幾乎倒了，大家就大笑了一陣。



曼哥繼續的說：『這真是倒霉的東西，——指阿宗——剛剛一跌下去，不料黃老先生剛巧走進門來；那時大家都像麻雀遇到老鷹；老鼠看見貓兒一個樣子。』曼哥說時做出怕懼的樣子，繼續說：『那時個個都一聲不響，偷偷地坐到自己的椅子上，只有他——指阿宗——在那裏把椅子，檯子，扶起來。黃老先生自然火透天門，不問頭三腦四，跑上去就扯住他，打了五下手心。這一打自然很重，他竟能一點不哭，一點不說話，回到他椅子上。孫翰呢，自然得意得十分了。』

我聽他們講的時候，先生不在是怎樣的高興，怎樣的鬧出亂子。講到看見先生的時候，是怎樣可怕的样子；我覺得他們真是只會吵只會鬧。但我又奇怪，他們爲什麼怕先生？這樣喜歡搭擻做戲，爲什麼先生不教他們表演？他們這樣的會吵，先生爲什麼

不教他們組織自治會？我就把這些事一一問他們，但他們全不懂得怎樣會不怕先生？怎樣叫表演？怎樣叫自治會？他們要我把我所問的問題講給他們聽，我就開始把這幾個問題告訴他們。

我說：『我們的先生最愛小朋友，我們平常遇到先生，總是跟住先生，牽着先生的手；有時七八個小朋友，十幾隻手拉着先生的一隻手。』

『我們要先生同我們到那裏去頑，先生就答應我們到那裏去，並且他還買些糖菓帶了去：到了我們要到的地方，先生拿出糖菓來給我們吃，還講好聽的故事給我們聽。如果先生要我們唱歌給他聽，跳舞給他看，我們就唱一回，跳一回，先生往往坐在草地上拍着手和我們，我們就格外唱得高興跳得起勁了。』

『有一次，我們有一個小朋友跳舞跳完了，十分高興的向先

生身上一跳，不料把先生的衣服踏髒了，並且弄破了；但是先生仍舊是十分高興，只當不知道，那小朋友當時卻現出難過的樣子；先生就對他說，你是無心，不是有心，而且自己的衣服本來舊了，破了也沒有關係。這樣的講着，使那小朋友的心上安慰了纔不再講。

『我們的先生，同我們是這樣的親近啊！』這時曼哥同阿宗對望着笑嘻嘻地很奇怪的說：『噫！先生同學生是這樣的不分上下嗎？我們的先生是千萬不能的。』

我接上又說：『但是，我們在先生講書的時候，都十分的心，靜心坐得好好的聽先生講。有一次，一個小朋友在上課的時候削鉛筆，那聲音本來很低的，但是在我們坐得十分安靜的時候，那很小的聲音卻好像剛剛切魚宰肉的聲音，大家的眼睛就射

到削鉛筆的那個小朋友身上，那小朋友立刻就停止了他的削鉛筆。

「我們在上課的時候，先生在那裏是這樣，先生不在那裏，我們還是這樣；因為我們覺得有先生能守秩序，沒有先生就吵起來，那是我們最可恥的一件事情，因為我們大家都願意做好學生，好學生是敬愛先生的，遵守秩序的。」

「不過，我們許多小朋友，自然也免不了有幾個喜歡吵鬧的人，但我們對於那班小朋友常勸告他，或者禁止他；雖然他不聽，或者恨我們，但我們認為勸告他，是我們的責任，我們雖然受他的恨，我們總是安慰的；因為他如果能聽我們的話，固然是我們勸告他的好處；就於他恨我們，也可以證明我們是不做壞事并且能勸告人家的。所以無論如何是不會鬧亂子的。」

『這是我們自治的精神，因為我們能自治，所以我們的事全不用先生來管理的。』

這時曼哥同阿宗更現出奇怪的樣子，嘻開了嘴。

我仍舊接着說：『先生是愛我們的，我們從來不知有怎樣的可怕；我們因為先生是愛我們的，我們對於先生是十分的親近，十分的尊敬。』

『我們的表演是唱歌是跳舞，是扮演故事裏的人物事情……這固然是我們最喜歡扮演的，但我們有一定的地方，一定的時候，不是隨地隨時鬧鬧的。更不是背着先生吵吵的。』我把三件事情先講明白了，把自治的意思再說明一下：我說：『我們的自治，除了自己不做壞事，還要勸人家不做壞事；非但不做壞事，并且要做有益於公衆的事情。』

「我們都十分高興的跟人家去做好的事情，雖有時因能力夠不上，但總是勉力去做；看見人家做好的事情而不願意跟着做的人是沒有的；若是有這種人，我們就說他是個願意作惡的人。我們非但跟着人家去做好的事就算了，並且自動的發起許多好的事情來做，到現在，我們心上要做的都是好的事情，壞事竟都忘掉。」

「譬如我們校園裏種菜，種花，個個人都種着一種花或者一種菜。起初大家只想一個人去種滿一園，不要大家出力，但是到底只好大家種一點兒；種好之後，又是大家爭着一個人去澆水，不要大家費力，但後來只好輪流去澆水。」

「菜地上從沒有生過草，因為一生草就有人去拔了。我們拔草的時候，非但把自己菜地上的草拔去了，并且別位小朋友的菜

地上有了草，也替他拔去；因為我們的菜，是大家公有的，希望大家的菜都要長得很肥，如果有一個人的菜不肥，就是我們大家的損失，也就是表示我們大家不能個個都勤謹，我們就覺到十分的不名譽，也就是……。」

『就是什麼？就是少吃一拊菜，是吧？』這時阿翰滿臉通紅，從竈房裏出來，聽見我講得起勁，就接着我的話，把我的話打斷了。阿宗說：『我們真聽得眼睛一動不動，你出來吵什麼？飯菜做好沒有？』曼哥說：『想必是做好了？』阿翰說：『自然！請你們吃就是了！』

果然，不一回，菜心炒白魚，韭芽炒肉絲，豈腐肉燻燉雞蛋，一碗一碗搬出來，擺了一檯子；每樣菜都是兩碗，熱氣騰騰，香氣衝進鼻子來，不一回飯來了。大家就坐着吃飯了。

正在吃飯的時候，舅母叫一個人來找我吃雞湯肉絲麵，但我們正在談談笑笑，吃着阿翰煮的飯菜，滋味正濃的時候，那個青去。後來舅母自己又來找我，可是我們已經吃飽飯了。

三月十九日（從舅家回來）

今天朝晨我還睡在床上的時候，姊姊來喚我，她說：『曼哥已經上學去了，你還沒有起身？快些起來，舅母已經把船預備好了，吃了早飯就送我們回去；她送我們到了家，還要回來呢，你還不要起身麼？』

我那時正從甜蜜的夢裏醒過來，給姊姊這樣一說，叫我心上發出一種說不出的難過。我想不高興起身了，想在舅家同曼哥們在一起多頑幾天。



但是曼哥大約是給舅母逼着上學去了；舅母又是明明白白的不再留我們，否則她何以老早預備好了船送我們回去呢？要想多住幾天是沒有希望了。

又想到我告假只有三天，中間有一個星期日，多頑了一天，今天是星期一，告假已到期了，想要多頑一天也不成了。只得慢慢地起身了。

起身以後，舅母和姊姊都叫我喫早飯，但我心上十分不高興，早飯也不要喫，她們再三的說：『不喫早飯，下了船要餓的。』但我終究沒有喫早飯。

不久到了上船的時候了，但我想到曼哥的學校裏去看看他和阿宗，但是又沒有時間了；要去看阿翰，他也早已同他的爸爸下田去了。

我們上船的時候，有許多人送我們到碼頭上，大多手裏拿着些東西，是送給我們帶回的。他們都送到碼頭上，只有舅母送我們同上船，並且同着我們回家。

船開了，立在碼頭上的人，他們好像不肯讓我們回家的樣子，看看我們的船遠了，才慢慢地回去，但我們只是回頭去望那一步步變遠的古屋村莊，心裏十分的不願意離開的村莊，漸漸地看不見了，我們才不再回頭去望。

這時我們的心，好像是從廣闊的平原上逼進了這隻小船，漸漸的沉靜了；舅母同姊姊也慢慢的開始說起話來。

舅母指着那一包一包的東西說：「他們真客氣，阿翰的母親特爲去買了二個包裹，大概是蜜棗，柿餅；她說，她家田地少，沒有種什麼荸薺，和菓品，又沒有空閒去尋些野味，只好去買些

東西帶給姑太太了。我叫她不必客氣，但她已經買了，只得受她的。」

又指着一個小蒲包說：「這是阿宗的母親叫阿宗和他哥哥去弄到的蝦，大約有二三斤，她說你們來了沒有請你們去喫過飯，你們又要緊回去，只得送些給你們可以做蝦仁餛飩喫；蝦仁同什麼菜做了總是很好喫的。」說着又指着一個包說：「這是二姊姊出嫁留下的點心，給你們帶回去的。」

她一包一包的指着說着，我正在疑心曼哥許我帶荸薺回去的，怎麼沒有？但到最後，舅母指着二個包說：「這是一包荸薺，種在屋後田裏的。阿曼同哥哥去弄了一早晨，就弄着這一點。」

我當時就注意到那包荸薺，好像那鮮紅的荸薺一個個都在招呼我，我禁不住竟動手去解開包拿來喫了。喫荸薺的時候，我回

想到我們前天挖荸薺的情形，心上很高興。

我剛剛只喫着兩個荸薺的時候，姊姊忽然對我說：「荸薺是冷的，喫了要肚子痛；并且你早上一點東西沒有喫，餓肚喫冷荸薺，還要瀉肚子呢！」舅母也湊着說：「不差的，你如果肚子餓，這裏有糕餅可以做點心。」她就解了包，拿了兩個餅和糕給我，我就胡亂的喫了一點，但是平常喫的時候，覺得又香又甜，這時喫着，覺得一無味道，遠不及荸薺的味道又甜又嫩。

將近喫中飯的時候，船到我們的家了；我們到家的時候，媽媽早已預備好了中飯，她說已經等着我們多時了。

舅母連忙把一樣樣包裹交給了媽媽，媽媽又叫蓉香去把那蝦去了殼，做些菜和湯，又拿了幾個餅給小弟弟喫。

小弟弟看見我們，真是再高興也沒有了，連忙爬到姊姊身上

去。把餅向嘴裏亂塞，喚着「好喫！好喫！」

大家坐定了，她們在談些閒話，我走到媽媽檯上，看見二姊姊寫回來的一封信，我就拿來看看，恰巧裏面附着給姊姊和我的信，那信上寫着：

由媽媽轉給

姊姊和弟弟：

今天媽媽有信來，說你們到舅家喫喜酒去了。我想表姊姊出嫁，一定有許多親戚們聚在一起，你們可以看見難得遇到的親戚，一定非常熱鬧。

表姊姊出嫁，一定有很好很多的裝奩，喫喜酒是一定有  
很好的酒菜，一定有許多好的東西喫。

你們這次的去，媽媽對我說只兩三天就回來的，我想雖

則只兩三天，但這兩三天是多麼的快樂啊！希望你們把表姊出嫁的情形告訴我。

祝你們快活！

你們的二姊妹。

我讀了二姊的信，我才覺得我這次的到舅家去，除了整日的同曼哥阿宗阿翰頑耍之外，關於表姊出嫁怎樣的情形全不知道；表姊出嫁的那天，我們正在阿翰家喫中飯，他們的熱鬧我當然不知道，只好等姊姊去寫覆信了。但我想卻也常久沒有寫信給二姊姊了，不妨把我在表姊家的情形告訴她。

我就寫了一封信，附在姊姊的覆信裏。

親愛的二姊姊：

我們是坐了表姊姊家的船到舅家去的，回來仍舊是坐的

那隻船。我到了舅家，只同表哥阿曼和他隔壁的一個叫阿翰，一個叫阿宗的，成日到在田野去頑耍，喜酒也忘了沒有喫着。一切熱鬧的情形，只好由姊姊告訴你了。

今天我們回來，舅母帶來一樣東西，——荸薺——平常我們雖是喫過的，但沒有他們自己種的好喫，很想送些給你嘗嘗，但是又很不便當。聽說荸薺可以風乾的，我想沒法子送給你喫，我們就把荸薺風乾了，放在家裏，等你將來回家的時候給你喫吧，你以爲怎樣？

祝你快樂！

你的大弟上。

三月二十日

（我的舅家）

今天幾個同學到我家裏來練習演講，我講的題目，是舅家去的情形，現在把講演的話寫在下面：

「我的舅家是種田人家，住在一個樸素古雅的村莊上。他們的村莊前前後後都是樹林竹林，最古的樹，要二三人手接手才夠抱牠的一周，這樣大的樹，真可以算不小了！

「我們住的市鎮呢？要同我舅家的村莊來比，不要說沒有一棵大樹，沒有一枝青竹，就是人家自己園裏種的樹木也長不發達。

「我們舅家村莊的前面是一條大河，大河裏，流着清潔的水，時常有小小的船隻來來去去。河的對岸就是麥田，開出大門，滿眼就是碧綠的田野，遠遠地可以看見別一個村莊上的樹林，樹林裏隱約地現出人家的屋瓦。再遠遠的望去，又可以看到



遠遠而低低的山峯，好像一個個饅頭一個樣子。

「我們的市鎮上呢？門對門，中間是一條很窄，很不平，很不清潔的街道，開出門來，就是看到對門黑洞似的店鋪。雖有時射進太陽光，不過只能把街上的惡氣蒸出來，使人覺到悶氣。說到河裏的水，更是污濁不堪。那裏有碧綠的田野可以看到？更沒有高山和樹林的好風景了。」

「我們坐船到舅家村莊上的時候，上岸就是他們門前的廣場，是他們農忙收成時工作的地方。這時麥還沒有成熟，所以場地很空曠，而且很乾淨；即使有時有了垃圾，給一陣風一吹就吹去了。至於有惡濁的氣味，一陣風來也就吹散了。當花木盛開的時候，卻是清香四溢。」

「他們的室內雖是簡陋，但因爲簡陋，就前門直通後門，從

沒有不通空氣的問題，更不會在室內發生惡氣。

『我們的市鎮上呢？人家屋裏漆黑不通空氣，街路上呢，不消說隨處有廁所，隨處有垃圾堆，牆腳邊，屋角裏，到處有臭氣。散滿了街頭巷口，一陣風來，格外惡氣逼人，使我們不敢透氣。

『他們前面的大河是流動的，早上向西流，晚上向東流；那河水是終年碧清的，常常滿滿的。他們的飲料，洗濯，灌溉……就全靠這條河。但他們從沒有洗過污濁的東西。他們洗不清潔的東西，另外有屋後的小河。決不像我們市鎮上在同一個碼頭上，一邊淘米，一邊洗馬桶，這是決計沒有的。

『他們一天三餐，要吃什麼蔬菜，只要到自己地上去取下來。喜歡吃什麼就在地上種什麼；一年當中在什麼時候就種什麼

菜，吃什麼菜。

『他們吃的飯不在乎白米，卻在乎米的性質要好。他們這樣的生活，他們的趣味真是終年沒有盡頭的時候。』

『我們市鎮上的人呢？吃什麼都要出錢買，那及得上他們的自由舒服呢！』

『我講到這裏，真不能不贊美種田人的幸福，一方面卻也怨天何以獨獨的待種田人這樣的好呢？你們看，他們朝夕相見的是幽美自然的風景；一息不停的呼吸是新鮮的空氣；飲的是清潔的流水；吃的是蔬菜淡飯；他們多麼幸福啊！市鎮上的人是永遠享受不到的。』

『但是同學們要知道，他們並不是坐食的。他們是終年勤懇，一天不息的在田裏種作着。只要以早起的一件事來講，這是』

我們市鎮上的人想不到的。他們每天起身之後，先下田種作一回，再回家早膳，早膳的時候，大約是我們市鎮上的人剛剛起身的時候；你想，他們起身竟這樣早呢！

『說到他們田家小朋友，個個都十分和氣；他們的身體個個都十分強壯。他們比我們的能力高強得多，他們會種各種蔬菜，會幫助父兄種田。他們同我們一樣的年歲，各種技能已經很是熟悉了，我們同他們比，真是種菜種花還是種不活的呢！

『但是他們有些缺點，就是他們讀書的人很少，學校也很少。他們的學校是私塾，就只有一個教書的老先生，那個先生是他們很怕的。

『他們不懂我們這樣不怕先生？我就把先生同我們怎樣親近的話，告訴他們。

我想我們的先生像爸爸媽媽一樣的愛我們。但爸爸有時還要嚴厲一點，我們的先生確像媽媽呢！因為先生愛我們，我們做差事了，總使我們明白了去改過。從沒有責罰過我們，所以我們的先生，像我們的媽媽，我們的學校，也就是我們媽媽的家。我們喜歡到校裏來讀書，我們比喜歡我們的家還要喜歡。

『同學們！以前我們校裏已畢業的同學們寫信來。不是稱我們的學校是他們的母校嗎！我想是了，這一定是因為先生像我們的媽媽，學校就是媽媽住的地方，因此出了學校就把我們的學校叫做母校！大家以為怎樣？』我講到這裏就結束了，他們聽得很快樂，說我的口才很好。

四月五日  
（掃墓）

今天是植樹節，學校裏放假一天，早上起來看看天氣非常之好，想起我們書上有「日暖風和，天朗氣清」的話，大概像今天這樣的天氣，可以同書上所說的是一樣了！今天爸爸起身格外早一些，上街去買了許多菜，很早就回來了；小弟弟也起來得早些。我半天沒事，同小弟弟頑頑；不多時，媽媽已經燒好了中飯；不到十二點鐘就吃飯了。吃飯的時候，爸爸對我說：『今天因為要到山上去掃墓，所以早一點吃中飯。那山離開家裏很遠，要坐了船去，船已經叫來了。』並且說：『今天你同姊姊可以一同去。』這時我心裏真是快活極了，因為我最喜歡坐船；而且今天是第一次去掃墓，我心裏歡喜得立刻就要跨上船去，只吃了一碗飯，就放碗了。媽媽替我穿上一件天青緞的馬褂，是新做的，並且許我常常可以穿在身上。但我歡喜得無心去聽媽媽的話，只

想一步跨上船去。我着好衣服，等了好久，爸爸還在那裏預備什麼菜什麼酒，要帶到墳上去；我心裏急透了，就和姊姊先到船上去；不多時爸爸同着一個搖船的提着一個方提盒，也就上船了。搖船的人把篙子一撐，船就離岸了。

我們所坐的船雖說不大，三人坐了確是很寬暢，而且這船是新的，油漆得很好看。不過因為船不大，我們坐在船裏，覺得有一點一搖一擺，我不覺也把身子跟着船搖起來了。那船因為我一搖動，就更加動得利害了。我正覺得那一搖一擺，比學校的浪木鞦韆還有趣，我的身子就搖得更重一點，船也跟着擺得厲害一點。我正搖得起勁的時候，那搖船的老人忽然叫着『小先生，不好搖，船要翻了！』爸爸本來望着船窗外，不在留心我搖動，聽見老人家的話，也就叫我不要搖。我真是沒趣的時候，爸爸就同

我談話，姊姊也同我來談起來了。姊姊本來手裏拿着絨繩，替我結春天穿的絨背心，到這時她也停着手了。爸爸說：『清明節往往會下雨，所以古人有「清明時節雨紛紛」的詩，獨有今年的清明，天氣這樣好，真是難得。』姊姊也說：『是的，去年清明就是下大雨，整天的不能出門。大弟！你正運氣好，倘使今天下雨，你今年恐怕還不會去認認我們老祖宗的墳墓呢！』我想真不差，若是去年清明天氣是好，我去年或者已可以享受到今天一樣的快樂了！

我們一面談話，一面看着河裏的水，不覺已到了一個灣，看見山頭透出樹林，水裏有顛倒的影子。爸爸說：『這叫做飲馬灣，從前有個白將軍，領了數千萬兵丁，應召進京，經過這裏，休息一下，他騎的馬在這裏飲過水，所以這個灣就叫做飲馬灣』



了；他還在那岸上的亭子裏休息過呢！」說着，就指着岸上的亭子。果然有一個四方的石柱亭子，上面有一個匾，寫着「接官亭」三個字；亭子裏是空空的並沒有什麼東西。我問爸爸：「那個白將軍的馬在，這灣的那裏飲水的？他到這亭子裏休息，怎麼樣亭子裏椅子也沒有呢？爸爸！你知道麼？」爸爸聽了我的話，笑起來了，他說：「白將軍在這裏飲馬休息，是相傳的故事，他不知是什麼時候的人，歷史上也找不出來；就是有這個人，也無從知道他的馬在那裏飲過水。要講到這亭子的話，那是前清重建的了，你不看見那匾頭上寫着「乾隆」的年號麼？就使從前真有這事，那椅子也不知到那裏去了。其實，這個亭子，不過是便於行人休息的地方，假託白將軍的故事，做一個古跡罷了；并且這裏有了一個亭子點綴一下，風景真是好了不少。你看——說着用

手指着——這樣一個灣，向右面去，這邊有許多山峯，那面是一個大森林，轉彎角上有一座亭子，中間一條大河，這種風景，真是幽美極了，尤其是這春天的時候最好了。』我就依着爸爸說的話仔細看看，果然不差。那綠黝黝的樹林在那邊，蒼翠的山峯在這面，碧清的一條大河在中間；真好！我記起了圖畫先生有一張風景畫，同這裏的風景一樣的，恐怕就是畫的這個飲馬灣呢。

這樣的隨便談談，船已經靠了岸，我們就上岸去，老早有許多人在那裏，也有掃墓的，也有種樹的，我們上岸跑過了幾個墳場，看見一個比較莊嚴的墳，旁邊種着許多松樹和柏樹。爸爸指着說：『這就是了！這是祖父母合葬的墳墓。』我們就在墳的周圍看看。爸爸說：『這松柏是五六年前的植樹節種的，種的時候，你還抱在手裏呢。到如今，還沒有你高，松柏真難得長大。』

我們走到墳門前，爸爸說：「人家墳上都豎着石碑，我們這墳上也要做一個石碑纔好呢。」我想不差，石碑是要緊的，不然，我們將來怎能知道那一個墳墓是我家的呢？我也催爸爸趕緊去做一個石碑。

我們在墳外看了一轉，爸爸就在墳前磚砌的石臺上把酒菜擺了起來，同在家裏祭祀差不多一樣的敬酒敬飯，一樣的拜，我同姊姊都拜了兩次，不久我立得厭了，就跑到人家種樹的地方，去看他們種樹。他們種的是很小的松樹，他們只要一鋤打一孔，把松樹一插下去，四面再把鋤擊一下，那泥土就實了；真好頑，我不信這樣種法會種得活，然而那種樹的人說，山上所有很大很高的松樹，都是這樣種法，又指着那西面一叢小松樹，他說是他種的。我再問爸爸，也說是不差的，我們墳上的樹，也是這樣種

法的。我想這樣種法很容易，種下去就會活，我相信我一定也會把牠種得活。我就要求爸爸，向那種樹的人去買些小松樹回去種，爸爸就去向那種樹的人買樹，那種樹的人說：『這樹已經是賣給人家的了，我自己的樹在家裏呢。』我一定要向他買，他說：『這樣罷，我送幾棵給你，賣是不賣的。』我想也可以，就拿了十幾棵小松樹，提在手裏。祭墳已經完了，我拿着小松樹就同爸爸姊姊上船去，仍舊經過飲馬灣，接官亭，……回到家裏的時候，媽媽已經煮好晚飯等着我們了。

四月七日 (可愛的桃花)

今天天氣不大好，我們教自然的先生說，因為前幾天的天氣太好了，而且比較熱一點，所以今天的天氣就變了；說不定這兩

天要下雨呢。

今天朝上，爸爸接到二姊姊從學校裏寄回來的信，有許多話是對媽媽講的；有許多話是關於姊姊的；中間附着給我的一封信，她寫着：

親愛的大弟：

前兩天氣候很和暖，我們後園的桃花，一定已經開得滿樹鮮紅了。這桃樹是會結桃子的，這時開着很好的花，應當格外要保護牠；就是小弟弟要桃花的時候，也只好採一兩朵給他看看；要知道把現在的花多採掉一朵，將來就少一個桃子哩！將來到桃子成熟的時候，我一定能夠放暑假回來！我們將來吃桃子是多麼的快樂呢！

我們校裏植樹節只放假一天，我是不能回來了。你們到

那天，一定可以儘着玩山遊水了。但是我雖不能同你在一塊遊玩，這裏也有許多親愛的同學，到那天可以同到野外去散步；——我們家鄉叫做踏青，這也是很快樂的！

祝你和小弟弟都快樂！

你的二姊姊。四月三日

我看完了信，就到後園去看看，果然，我是長遠沒有到後園去，不覺桃花早已滿樹鮮紅了，可是一半還是含苞，沒有開出來；那桃葉碧綠地帶些紫紅色，非常鮮嫩，我心裏很想摘下一枝來，但是二姊姊的話卻不能忘記了，所以我就沒有採。我並且抱了小弟弟去看桃花，他要採一枝，我就告訴他說：『這桃花將來會長出很好吃的桃子，我們不要把花採掉！』他卻很聽我的話，也就不要採花了。

我抱着小弟弟又去看那海棠花；我們的先生說，海棠葉子像我們中國地圖的樣子，我仔細看看，卻是很像；海棠旁邊那玉蘭樹上的花，早已謝了，花瓣落得滿地；還有那杏子樹，杏子已經有紐子一樣大了；小弟弟看見了，他伸着小手，要採來吃，我對他說沒有長熟呢，他也就知道了，他真是聽說話。

四月十五日（遊春朝園）

今天是星期日。昨夜下了很大的雨，但是今天早晨，地上卻已經可以走人了。

當我還睡在牀上的時候，窗前有「可咕咕咕」的鳥聲。「吉吉吉」的麻雀聲；媽媽起了身就把窗打開，從窗裏看到碧青的天色，我不覺得就唱着「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，夜來風雨

聲，花落知多少。」的詩，一遍兩遍，唱得開心，不想起身了。後來爸爸走來喚我：『起身罷！我們今天到春朝園去頑。』我聽說春朝園去玩，就此立刻起身。

吃早飯的時候，爸爸說：『你當真要到春朝園去頑麼？我是因爲你睡了不肯起身，所以我騙騙你的。你以爲今天是星期日，就可以遲一點起身麼？』爸爸滿面笑着的對我說。我知道他是同我開頑笑的，所以我心裏並不着急。我只說：『爸爸如果真不去，那不是說了誑麼？我想爸爸一定不願意說誑的。』爸爸仍舊笑着，低聲的說：『不要吵了，快點吃，吃完了就動身。』我大笑了一陣，原來爸爸總是這樣的同我開頑笑。

我們在八點多鐘的時候，就從家裏動身，走出了街梢，就是空曠的田野，碧綠的麥田。田裏的麥已經長得很長了。而且有的



麥已經長出麥穗了。

在路上走的時候，爸爸對我說，這春朝園是我們祖姑家的，祖姑已死了多年，爸爸因為常常在外面做事，已有幾年沒有去頑了。這時我才知道春朝園的主人，原來是我們的親戚，我心上更加快活了。

我們大約走了三里多路，遠遠就看見那高大的房子，旁邊一個大樹林。那西面有幾十個人家；因為我從前到過的，所以知道這房子就是了。我就把去年去頑的情形告訴爸爸。

去年是我們先生領着一班小朋友去頑的，那時是秋天，園裏的樹木將要枯了。

我們慢慢地走，不覺得已經到了門口。門上的傭人是新來的，不認得爸爸；爸爸就給他一張名片，這傭人進去了不多時，

有一個很肥胖的人，大約比爸爸年幾大些，去年我們來頑，就是他招待的。他走出來遠遠的就喚爸爸：『三弟！你今天趁什麼風來的？我一直想帶個信給你，要你來頑頑，但是總沒有使人；要打發一個人來，又因為忙着要收拾花園，總是不成功；你來得正好。』又指着我說：『小官人長得這樣大了，我還是三年前看見的呢；現在可不認得了！』我聽了他三年沒有看見我的話暗好笑，因為去年我看見他，只是他不認識我；但我這時很難爲情，爸爸又教我叫聲『五伯』，我幾乎開不出口，勉強叫了一聲『五伯』。他連忙答應，攙了我的手，說：『走！進去！』爸爸和他一面走，一面講話，走過了一條長狹的街，跑到一個很大的廳上坐下；這廳是非常精緻的；我們吃了一杯茶，這時五伯母，和五伯的大孫叫甫寶，比我小二歲；又和他家的瑩姊，比我大二歲；

都走出來和我相見，我對他們講了不少的閒話，又吃了不少的糖菓；那時五伯握了一大把糖菓，塞到我衣袋裏，把我的衣袋已裝滿了；又握一把的時候，他硬叫我兩隻手捧了，連我兩手都太空，幾乎不能拿到嘴裏去吃。他連忙又攙着我說：『小官人！走！園裏去，一頭走路也好吃的！』又喊着：『甫寶和瑩瑩來陪你們的好朋友啊！』這時甫寶同瑩瑩姊纔帶了很怕羞的樣子走近我，我們就一同走出大廳，又經過兩條小廊，走出一個小門，就是一個大園。小門外面，就是曲曲折折的石橋和欄杆；至少有八九個曲折，真是有趣；橋下面是碧清的水，水底並不深，長着很清潔的水草，有許多魚在水草裏穿來穿去，看得清清楚楚。

我們依着欄杆走，走到觀魚亭上，五伯就開始把這個亭子的來歷講給我們聽。他說：『因為這池裏的魚原來是很多的，每到

夏天的早晨很早的時候，許多魚都在水面上游來游去，呼吸新鮮空氣，張開了嘴，朝着天，一動一動，很是有趣。當我家曾祖在時，他每天總是起身很早的，尤其夏天格外早；起身以後，總要到池上來看魚，他因此造了這個亭子，叫做觀魚亭。』說着，又撫摩着我的頭，繼續的說：『小官人！你看那面不是還有許多魚朝着天麼？你們來得正早，魚還沒有游下去呢！可是已經比很早的時候少了。你和爸爸在這裏住了兩天回去，每天早上看看魚，很是有趣的；並且我再叫廚房裏的阿末每天燒鮮魚湯給你們吃；今天不要回去啊！』又攙了我的手，跑過亭子，再走了幾個曲折的橋，走進一個河廳，坐了一刻，再吃了一杯茶，走到這廳的後面去。那裏有假山，上面有亭子，叫做聽松亭，五伯又把聽松亭的來歷講給我們聽，他說，因為那圍牆外面的松樹被風吹了，發

出好聽的聲音，在這假山上聽得最清楚，所以這亭就叫做聽松亭。假山下面有石洞，洞上攀着木香籐，開着很香的花。從假山上曲曲折折的下來，旁邊有牡丹花，桃花，梨花，繡球花，……許許多多花，開得正好看；白的雪白，紅的鮮紅，香的清香。

我們穿過了一個圓的門，走過一個竹林，多是紫的竹子，這種竹子是很難得有的。我本來不注意，爸爸指給我看了，我才知道。爸爸說：『這紫竹是五伯小的時候從我們家裏搬來的，我們家裏已經沒有了，這裏卻長得很多。』

再走過去，有火鷄，鸚鵡，白鴿，都是我們去年看見過的。又看見蜂蜜房，許多蜜蜂在那裏飛進飛出，不住的嗡嗡嗡嗡。

我們再走過去的時候，忽然一個人來喚吃中飯了。五伯說：『吃了中飯再來玩吧！我們吃中飯去。』我們就走進小廳吃飯

了，五伯母抱我坐到凳上，爸爸就坐在我旁邊，瑩姊甫寶和我對面坐着，他們一面吃，一面笑嘻嘻的對着我。五伯母忽然揀了精的肉，放到我碗上，又把鮮魚湯放在我面前，我就自己動手吃了很多。

吃了飯，爸爸同五伯和五伯母談談家事，那時瑩姊甫寶同我更是熟悉了，就攙了我，他們一人牽着我一隻手，走到那火雞的籠旁邊，拾了石子去投火雞；又拿了竹竿去趕白鴿。瑩姊正想牽我到東廊去看糊猴，他家的蘭香忽然來喚我，說爸爸要回去了，我就同他們一同回到小廳上，那時五伯和五伯母一定要留住我們，五伯母說：『家裏本來人很多，這兩天都到親戚家去了，牀鋪空得很，三叔和小官人，儘可住幾天回去。』但是爸爸說：『明天要上課的，將來再來玩吧。』五伯和五伯母，只得容許我

們走了；臨走的時候，五伯和五伯母又再三的叫我們去玩，將來看荷花，吃蓮子。那時瑩姊扯住了五伯母的衣裳，嘴咬着指頭，呆望着我們，甫寶卻對我說：『小叔子，將來一定要來的。』

四月二十七日（踢毬子）

學校裏回家的時候，我獨自一個人，在院子裏踢毬子。後來劉啓到我家裏來了，我就同他去踢毬子。劉啓的踢毬子，算我們同級最利害的了，我自然比不過他！起初我輸不少次數，我心裏火透了；但我終究不怕輸，同他踢得不肯停止，心裏要勝過了他纔心服。後來果然就漸漸地少輸了；踢了很長遠，連吃夜飯的時候也忘記了。

我覺得今天的踢毬子，很有進步，我平常總是同宗樂吟一班人比毬子，至多不過跳三下，一點兒沒有進步；今天同劉啓比了一下，可以跳五下了，得到這樣的進步，我才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並不見得比人家低；而且覺得同能力強的人比賽，才會有好的進步呢！那時我心裏很快活，就把我踢毬子的進步告訴爸爸；爸爸說：『這才是你踢毬子的真進步，平常同那不大會踢毬子的比賽，雖然常常勝了，實在你的本領仍舊是沒有進步；這種勝是沒有什麼道理的。』我說：『劉啓在我們級裏，要算是踢毬子的大王了，但是還比不過五年級的張元德；倘使我能同張元德去比賽踢毬子，那時一定更有進步了！』爸爸以爲我的說話是很對，並且說：『讀書同踢毬子也是一樣，應該要同功課好的人比賽，纔會有真進步！』



## 五月二日（可憐的狗）

昨天夜裏下了很大的雨，早上卻是天氣很好，走到街路上，雖說東一個水塘，西一個水塘，但那七高八低的石路上，卻已東一塊西一塊的乾得發白了。

那時街路上正覺得非常之清爽，而且靜悄悄地，只有幾家賣燒餅和賣稀飯店裏的人，懶懶地把排門開出來，和幾個頑皮的小孩子，他們早早地想在街路上尋玩意兒，東闖西闖。

我正在走的時候，看見一隻可怕的狗，在街路上水塘裏吃水；那隻狗實在難看，他那脫光了毛的黑漆皮，包着一把骨頭，滿頭生着瘡，兩隻眼睛像張不開的樣子，一條精光像綫香般的尾巴，拖下了夾在兩腿中間；更覺得牠是餓了沒有吃着東西的樣

子，實在可憐極了，我很想買兩個黃餅丟給牠吃。

當我立在遠遠的地方看着的時候，忽然一個小孩子跑前來，很小心的樣子喚着：『一個瘋狗，離開點，牠要咬人啦！』忽然一個在我後面正在開着排門的大夥計說：『是瘋狗啊，牠的尾巴不是拖着麼？趕快打死牠！』那西街的老虎阿毛最起勁，他聽見那夥計的命令，高興得什麼似的，立刻就回去拿了一根長的竹子，還有他隔壁的黑鼻龍阿東，對門的象牙齒阿瓜，也連追帶跟的喚着。

當許多人立着講話的時候，那狗好像已聽出了要結果牠性命的話，早已逃了。

他們有的拿着竹子，有的拿着門門，喚着趕上去，牠早已要逃出街梢了。

但那可憐的狗，那有氣力走得快，到底給他們趕上了；我遠遠地看見那拿長竹子的阿毛，手握竹梢，把竹根舉得很高，用着十分的氣力，一打下去；那可憐的狗，「汪！」的一聲，倒在路邊了。

我那時看得滿身發抖，回頭就走；不過遠遠地好像聽見一個沙啞的老年人的聲音喚着：「牠是餓傷的狗啊！不要……」下面的話我聽不清了，但我只是滿身抖着。

到了校裏，不多時，許多小朋友慢慢地都到齊了，他們都說在路上看見許多野小孩子拖着一隻可怕的死狗，不知拖到那裏去呢？

今天放學回家的時候，在路上看見許多小孩子手裏牽着紙鶴；東巷頭上的阿呆，也牽着一張白紙在那裏趕風，他們放紙鶴的熱鬧，引起了我的興味，我就一口氣奔到家裏，向媽媽拿了十個銅元，到街上去買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紙蝴蝶；只用了六個銅元，剩四個，回家還給媽媽，媽媽說：『你拿去買別的東西吧！』我就把牠放在一個小小的線袋裏，塞到着裏的一件短衫袋裏。我買了紙鶴回家的時候，爸爸也回來了，我就把紙鶴給爸爸繫線，繫好線，天色已暗了，只好明天去放了。

吃晚飯的時候，小弟弟看見了紙鶴，他一定也要，不住的喊着：『鶴鶴我的！鶴鶴我的！……』鬧個不住嘴，媽媽用了很和愛的聲音對他說：『寶寶！乖乖！不好鬧，明天叫爸爸去買一個，買一個好的，比哥哥的還要好。』說着又指着紙鶴：『寶寶

你看，那是紙做的，一弄就要破，並且那是一隻蝴蝶，會飛去的；我們不要牠，我們明天去買一個金做的，買一個金做的美麗的小妹妹，——洋囡囡——一天到晚同我的乖乖玩耍！」小弟弟聽了媽媽的話就不鬧了，高興得兩隻小手拍個不住！並且一跳一跳喊着：「寶寶也買，寶寶也買。……」

## 五月十四日（不怕風雨）

今天早上，下着很大的雨，並且刮着大風，媽媽說：「今天這樣大的風雨，我們的中飯只好吃點宿菜了。」我聽了媽媽的話，早飯也不高興吃了，學校裏也不高興去了。因為我看了很大的風雨，心裏已經有幾分害怕，媽媽這樣一說，爸爸也湊着說：「好的！不要去買菜了！」我也就跟着說：「爸爸！我學校裏也

不去了。』媽媽聽着我的話接着就說：『你昨天晚上做得很起勁的算術題目，都做好了沒有？』我說：『做好了。』媽媽說：『你既做好了，那末就應當去交給先生，否則先生就要說你偷懶；因為昨天算術題目沒有做好，今天躲在家裏做算術的。那末你心裏快活麼？』我聽了媽媽的話真不差，我立起來就穿了小皮鞋，拿了傘，背了書包就走；那時爸爸也就到他的學校裏上課去了。

我到學校裏的時候，雨也小了；可是有許多小朋友還沒有到校；直到我們上了課，才來了幾個小朋友；那時先生對他們說：『你們怎會遲到的？』又指着我們對他們說：『這許多人，他們每天來得很早，今天這樣大的風雨，他們仍舊是到校很早的，要像他們這樣才是好學生。』那時我們被先生稱贊的小朋友，沒有一個不高興，那吳耕文舉起了大姆指，低低地對我說：『我們兩

個，每天總是很早的，哼！我們以後應當格外早些！」但是我那時心裏卻很慚愧，我想幸虧到了校裏，否則先生竟要把我同遲到的小朋友們，一樣看待呢。

今天吃中飯的時候，剛下課，蓉香早已把飯送來了；有新鮮的蛋湯，和鹹肉下飯，我吃得很快很飽；因為吃了飯沒有跑路，到上課的時候，肚子有點飽脹。回家的時候，我對媽媽說：「以後天下雨，可以不必送飯到校裏去。」媽媽笑着答應了。

五月十七日 (小雞)

今天是星期日，因為天氣不好，上午就在家裏溫些功課，下午同小弟弟頑頑小雞。

媽媽前兩天買了兩對小雞，一對是淡黃色的，一對是灰色花

斑的。買來的時候，大約僅僅是從蛋殼裏爬出來，滿身都是絨毛，只有那小翅膀上長着兩片又小又薄的羽毛，好像絨球上鑲着兩片玉的樣子。

牠們的雞冠，都像嵌在腦子裏的，一些也看不出來。

那一對淡黃色的小雞，長着薑黃色的嘴和腳爪，非常之纖嫩，嫩得好像透明的樣子。那一對灰色花斑的小雞，聽說是將來會生蛋的母雞，嘴和腳都是灰色，好像我們小朋友嘴上和手上弄着烏墨的樣子。

這兩對小雞，自從買來了以後，起初牠們常常唧唧的叫着，好像是想念牠們母親似的。不多天牠們唧唧的聲音就不像起初那樣的急躁了，牠們的聲音變和緩了；牠們常在牆角頭爬，好像是找東西吃的；有時在太陽光裏伏在地上，蓬鬆着絨毛，在那裏乾



洗浴。

每每當牠們爬壁角，乾洗浴，正在起勁的時候，只要聽到一種「吉吉」的聲音——喚雞聲——牠們就飛也似的跑到我們的腳旁邊來，就使沒有一粒米給牠們吃，只要吐些唾沫在地上，牠們也會非常之高興的去爭來吃的。

這四隻小雞，生得既是十分美麗，又是十分的活潑，因此我們家裏沒有一個人不喜歡牠們的；尤其是我常常要弄牠們的頑意兒。小弟弟也時常要捉到手裏來頑，時常像老鳥哺小鳥的，嘴裏含了唾液給牠們吃。

今天我們吃了飯之後，我說：『我們吃飽了飯，小雞還沒有吃着東西呢。』這時小弟弟就催我去拿米給小雞吃，我就去握了一把米；這時正是我頑小雞的機會來了。

我「吉吉」的喚了小雞，牠們都從牆角裏趕了出來，我就把米東撒幾粒，西撒幾粒；於是牠們看見東面撒着米，就向東面趕去吃；東面米沒有吃完，看見西面又撒着米，就趕向西面去吃；我一會兒把米撒在南面，一會兒把米撒在北面；這樣忽東忽西，忽南忽北的撒着米，牠們也就忽東忽西，忽南忽北的奔走着趕米吃，真是有趣極了；小弟弟看了也好像是發狂似的，一跳一跳喚着，哈哈的笑個不住。

忽然一隻大母雞從後面走來，看見我撒米，牠就趕來吃，驅逐也驅逐不掉。小弟弟這時手裏剛拿着一個皮球，他就用了力氣把皮球向那母雞丟去，接連丟了幾次，那母雞給皮球丟中了只是一跳，總是不走開。到後來小弟弟就拿了皮球亂丟，不小心，丟中了一隻淡黃色的小雞。那隻小雞給皮球打了一下，叫着「啞！」

的一聲，好像救命的呼聲。

「不好了！」我心上好像這樣的喚着，小雞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。這時我也呆了。小弟弟更加是呆了；媽媽在房裏聽到了這「啞！」的一聲，就高聲問：「怎樣了？」

這時小弟弟聽了媽媽的一問，他明白，顯然是他闖禍了，這時他好像氣都透不出了，他轉身就向房裏去，走到房裏，伏在媽媽的膝上，大聲的哭了起來。

這時我也以為那小雞是受傷死了，捉起一看，牠却唧唧的叫了，原來沒事；大概是因為給球打昏了頭，所以像死了的；不過一隻腳卻是有些受傷。我就把小雞拿進房裏給媽媽看；媽媽儘着安慰小弟弟，但是他聽見說小雞受了傷，哭聲反而更加大了，哭得非常苦楚；媽媽竟無法止住他的哭聲。到後來，姊姊也來了，

替小雞綁了一些布，把牠放在弟弟常頑的小竹絲籃裏，拿給弟弟看，對他說：『小雞已經好了。』他才止住了哭聲，含了眼淚來看籃裏的小雞。

五月十八日 (爲小弟弟)

今天上午看看天氣不好，看了小工藝的『洋娃娃的摺凳』的做法，替小弟弟的洋囡囡做了一個摺凳，小弟弟高興極了。可是他拿了摺凳給洋囡囡坐了一會，他自己也想拿來坐；把摺凳放在地上，一坐下去，朝天的跌在地上了，摺凳也給他壓壞了。他大概沒有跌痛，朝著天兩隻手在那裏一拍一拍，也不爬起來，我看看他又好氣又好笑。他真不懂人事，那給洋囡囡坐的凳，他怎樣好坐？他把摺凳壓壞了，我心上很不高興，所以我也不去攙

他，也不理他，他終究不爬起來，就在地上打滾了。我還是不顧他。不一會，姊姊從他房裏走出來，看見小弟弟在地上滾，滾得滿身是泥塵。姊姊纔把他攙了起來，替他把泥塵拍掉了；回頭又看見摺凳壓壞在地上；就把摺凳拿起來一看，問我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我那時火氣沒有息，氣憤憤地回答：「我做的摺凳，給他的洋囡囡坐的，給他弄壞了！」姊姊見我火冒，就說：「哦！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；那用得着這樣心火呢？因爲他弄壞了你做的摺凳，所以他滾在地上，你就不去攙他了！他滾得滿身是泥，你只當不看見！哼！你應當要受母親的責罰！」我正想回嘴，媽媽進來了，問是什麼事，姊姊就告訴媽媽，媽媽聽了不響，只把弟弟抱過來看看，再替他把泥塵拍拍乾淨；又拿了壓壞的摺凳看看。

那時小弟弟只顧把手伸到媽媽懷裏要吃奶；媽媽就坐下把奶給小弟弟吃。又看看摺凳，看看我的臉。姊姊看我掛着臉，媽媽又不說什麼，她就走出去了。

媽媽看見姊姊走出去，他就低低的說：『這個摺凳做得很好，怎會弄壞了！壞了不會再變好，發怒是沒有用的。但是弟弟滾在地上，你不攙，摺凳還是變不好；你做摺凳給弟弟的時候是愛弟弟的，弟弟弄壞了摺凳，就隨他滾在地上，就不愛弟弟了嗎？難道你的摺凳比弟弟更可愛麼？如果摺凳比弟弟更是可愛，那末你爲什麼又把摺凳給弟弟頑呢？你既是把摺凳給弟弟頑，可見你是很愛弟弟的，你既是很愛弟弟的，那末起初愛他，他弄壞了摺凳，你還是要愛他；現在是愛他，將來還是要愛他。你做摺凳給弟弟頑，這是你愛弟弟，當然不差，但是弟弟還小，他知道

些什麼？你是同他一樣大，同你嘔氣麼？你自己不記得了，你同弟弟一樣大的時候，還要比他會吵呢！有一天晚上，我在燈下做衣服，你拿了尺亂打，亂敲，燈罩打破了，燈座倒翻了，你的小袖子上，和我手裏做的衣服，都弄着火油；我只有立刻把你的衣服脫下了替你洗，再替你換上了一件衣服，然後定心的陪你睡了，我拿着針線再做；我從沒有責備你。倘若像你今天這樣的對待小弟弟，你自己想，你是怎樣的不應該啊？你有小的時候，小時候也有許多不好，現在你是大了，對於年紀小的人有不好，應當原諒他，愛護他，這樣才算得你是哥哥。』媽媽說完了，就抱着弟弟喚我去吃飯了。媽媽對我講的時候，我幾乎要哭出來，我並不是怕媽媽的責罰，實在在我知道我自己火冒得太沒有道理了。

七月三日  
(尋小皮鞋)

起身的時候，窗外下着濛濛的小雨，我就急急忙忙尋我的小皮鞋，尋了半天，找不到，我就問蓉香，她說不知道，我心裏火極了，就罵：「這蓉香小丫頭，一天到晚幹什麼事，趕快去替我尋出來！我要緊穿了到學校裏去呢！」

我的母親聽見我的說話，在房裏喚着：「小乖乖，你的皮鞋在這裏廚底下呢，自己來拿吧！」我就跑進房去，媽媽正在那裏替小弟弟穿衣服，看見我去，就好好地對我說：「蓉香的事情，一天到晚，非常之多，那有工夫來替你管理皮鞋？你怎樣可以隨便的罵她呢？乖乖！蓉香是很可憐的！她也有爸爸和媽媽的，她家裏不過窮一點罷了。你以後不能這樣啊！知道麼？」我那時心



裏已是很懊悔，正呆着沒有話說，媽媽又繼續的說：「你的皮鞋在姊姊房裏，是姊姊替你收拾的。以後自己的東西，也應該知道要好好的自己收拾；一年年長大了，也要一天天的會做事，瞎鬧是不行的！」

我今天受了媽媽的教訓，心上半天不好過。

### 七月八日（打開水）

上午在家隨便溫些功課，飯後不知那裏來了三個客人，說是父親的同學，他們說話都像是短舌頭，好像舌頭彎不來的樣子，我想必是遠來的客人了。

爸爸到客廳上同他們談話，他們說剛從船裏上岸，沒有吃中飯呢！爸爸就叫媽媽預備飯菜請他們吃飯。爸爸的意思，好像最

好卽刻就拿出飯菜來款待他們。但是要在幾十分鐘的時候，做出飯和菜來給客人吃，這是一件很急忙的事情。

媽媽把小弟弟給姊姊帶着，同蓉香上竈做飯菜去；可是今天竟忘記了沒有沖茶，客人來了沒有茶吃，爸爸因爲蓉香忙着，就叫我上街去沖茶，

可是這件事，叫我去沖茶，我從沒有做過，這是蓉香的事；我心上很不高興去做，可是又不能違拗爸爸的意思。眼見得蓉香又忙着，只好提了壺，慢吞吞地到老虎竈上去了。——沖開水的店——這老虎竈是楊潛家開的，他們那沖開水的夥計，是一個頑皮小孩子——實在他比我大上五六歲，可是不長成，因此大家叫他老阿二的，平常從他店門前走過，他總要同我們吵嘴的。

這老阿二，看見我去打開水，他只是假裝着忙，不給我沖

水，嘴裏說不完的俏皮話。他看見我去，就說：

「啊呀！小先生！怎麼會輪到你來打水的。」

「小先生！你是先生啊！……打水的事是不能做的。」

我這時已給他說得好難爲情了，只是催他快給我沖水。但他仍舊繼續吵着！

「你們的小丫頭呢？那懶小丫頭，今天忘了沖水，累了小先生了。累了小先生了！……」

「小先生！……提着壺在街上走，真難看；……我代你送回去吧！」

我真給他越吵越不好意思了。但我卻不恨老阿二，只怪蓉香爲什麼今天忘記沖茶！

正在催老阿二：「快些給我沖水！」忽然抬頭遠遠地在東街

的轉灣角上，走來兩個先生，那分明是我們學校裏的先生，而且一個是我們級任李先生，一個是五年級任胡先生，他們一路談着話走來。

這時我忽然想起我身上正著着短衫，因為飯後熱了，把校服脫了的，又是站在那潮濕而污穢的老虎竈前面。

不知怎的，心上拍拍地跳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跨進他們的店裏去，那店裏面不但是黑洞洞，並且地上，牆上，桌上，凳上，很是骯髒，難聞的惡濕氣味，衝進鼻子來，但我不管，只是向裏面溜。

頑皮的老阿二，他因為同楊潛常到校裏去頑的，所以他認識李先生，他知道我怕羞，向裏面躲，他卻有意同我討氣，就大聲喊我：『開水沖好了！小先生！來拿吧！』又說：『快些出來，』

裏面有……有……你看，你看那黑暗的牆角裏！……」說着又指着裏面，忽然大聲喊着：「咦——！那不是要捉活人的……是是……」這時我假作沒有聽見，向着那東面一個像窗，又像洞的外面看着，也不回頭，也不說話，可是心上拍拍地跳着。

那知兩個先生已走到了老虎竈前面了，他們聽見那老阿二在亂叫，又看見我在裏面，那胡先生一直走過去，倒是我們級任李先生，他卻向老阿二責問的樣子說：「晴天白日，爲什麼做出怪聲怪氣來？這樣頑皮！」說着，只當做沒有看見我的樣子，他們一直向西面去了。可是頑皮的老阿二，雖然給李先生罵了不敢回嘴，却指手畫足的在李先生背後做手勢，我趁那個時候，就提着開水壺一溜煙到了家裏。

晚上，同爸爸送三個客人上了到城裏去的夜班輪船回來，學

校裏的工人送來一封信給我，那分明是李先生寫的，那信上緊要的兩段是這樣的。

……至於那老阿二，是一個沒有知識的孩子，他那裏會知道他自己所做的是可敬可貴的生活？自然不免有許多無道理的嚙嚙話。

你想，要是這小市鎮上如果沒有楊潛家開老虎竈，有了老虎竈沒有老阿二沖開水，這鎮上的人，一定要感到沖茶打水是多麼的不便！

你沖開水的時候，爲什麼躲了呢？難道是怕我和胡先生嗎？還是因爲打水是可恥的事情，因此你就害羞了呢？

但我明白你並不是怕先生，這一定是因爲怕醜的緣故吧？——以爲打水是僕人的事吧？

那我真不明白了，在學校裏，天天喊着「勞工神聖」，教大家「要能做苦工所做的工作。」「在家要幫助家裏的事情，」……這一類的話，學校裏無論那一個先生，無論那個時候，常常把這許多道理切切實實地講給你們聽，並且你們親自也做過吊水呀！灌溉呀！和洒掃一類的工作。爲什麼在學校裏做這些事就不怕醜？在家做這些就怕了呢？

大概是你還沒有明白「勞工神聖」的道理吧？恐怕還有許多小友們，也還沒明白這個道理吧？我到今天纔知道，否則我總以爲你們是真明白「勞工神聖」的道理了！

否則至多只能在校時是明白「勞工神聖」的意思，出了學校，到了家裏，或者就會忘記吧了！大概因爲出了學校，有老阿二一類的人嚙嚙着，因此使你覺到做僕人的事是醜事了吧？

這是沒有辦法了，因為學校外面像老阿二一樣會嚕噓，一樣的不懂道理的人，整千整萬的多着呢，無論如何，怎會使你永遠把「勞工神聖」的道理嵌進腦子裏呢？這實在是沒法了。

這樣吧！如果你沒有明白那些道理的話，到校裏再來談一下。如果已經明白了的話，並且明白那些道理是真的，那末就請你在家從打開水做起吧！

七月十二日（叫化狗）

下午課後，剛剛下過雨，天上的雲散了，太陽也出來了，這時候空氣覺得是十分清新。無論是地上的草，屋上的瓦，都好像洗過的一樣清潔。那太陽雖已西斜，但時光卻還很早。這時我同弟弟想到空地上去散散步，呼吸些新鮮空氣；那知我們無意間走



到一個花園的旁邊，經過竹籬門的時候，看見向來熟識的澆花的阿王，這人我們常叫他「叫化狗」的，——因為「澆花」同「叫化」兩字的音差不多；又因為他姓王，所以就叫他「阿王」；「阿王」同「阿黃」，音是差不多的，我們呼狗叫「阿黃」；因為這個緣故，我們就題他的綽號叫做「叫化狗」。

我記得有一次，我們問他為什麼喊他「叫化狗」心裏不着急？他這樣的說：「人的名字，總是人題的，也是隨便人的歡喜，叫狗也好，叫貓也好，喊做「叫化子」也好；你們只要不把我的名字奪去，只要不把我的名字題得太多了；那末我的名字也就是我了，拿了我的名字來找我，總可以找得到，也決不會弄不清楚的；那何必像你們一般先生們，有了「乳名」要「學名」；有了「單名」要「雙名」；有了名還要號，有了號，還要別號；這樣

真是弄得人家頭昏。因為你們先生們有一種歡喜多題名字的皮氣吧，竟把我的乳名不喊，叫我澆花阿王，又替我改成「叫化狗」。替我題了這樣多的名字，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了。我想你們喊我「叫化狗」倒也好，那末你們以後就叫我「叫化狗」吧！』那時我們聽了他一套話，不覺哈哈的笑起來！

叫化狗的說話是這樣的滑稽有趣！他大約有四十歲了，他也讀過幾年書，所以他說話時，總覺得很輕鬆的而且引人發笑；因為他是這樣的神氣，人家也就當他是有神經病的人。

今天我們剛走到花園的竹籬門旁邊，看見叫化狗，穿着灰光的短衫，禿着頭，坐在一個花盆底下吹旱煙管，他回頭看見了我們，對我們笑嘻嘻地，一張嘴向兩邊拉開了有二三寸闊，兩邊臉上的肉，堆得幾乎像眼睛一樣高；兩個眼睛彎得成一條縫，眼梢

上的縐紋有十七八條，幾乎同耳朵尖連接起來。那黑得發紅而滑稽的臉，是這樣的有趣。

他停止了吹煙，向我說：『好幾天沒有看見你了。你在學校裏讀書嗎？』我說：『是的！』接着便問他道：『叫化狗！可以讓我們進來看花麼？』這時他做出驚異的樣子，兩隻睛眼一彈開來，身子向後一縮，險些兒把背後的花盆打翻了。他說：『咦！有什麼不可？』說着又招着手，『來！來！進來！我是十分寬大的，不要說你們可以來看花，就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來看！』說着，做出恐慌的樣子，低聲說：『這不知主人家是什麼理由，他總叫我不讓人家走進來，恐怕有好的花給人採掉了，有好花的種子給人分去了。』他又縐了眉頭，嘻開了嘴，一面再向煙袋裏挖旱煙，他很坦白地說：『其實！好花關在花園裏沒人

來看，這花要開他做什麼？人家看見了花不想採，這花還算得好嗎？如果隨牠謝掉，也豈不可惜嗎？就是給人家分些好的花種去，這也應當；如果不這樣，我們不把好花種給人家，人家那裏會把好花種給我們？」我便接着說：「是的！人家的花種是要賣錢的，那得隨便送給人家？」

我說到這裏，他就接了我的話，說：「人家那賣錢的花，真纔是不值錢的花呢！人家只知道花要多，果子要多，他們不懂得怎樣好看？怎樣有姿勢。那些賣花的人，真是拿幾朶花騙人家的錢。」他說着，指了一個梅花盆景說：「譬如，那是一個梅椿，只有一個曲的根，幾條小丫枝，直的斜的，稀疏地互相交叉着，又好像分開的樣子；將來開花只在頂上開幾朶，根上的小枝開幾朶，這樣的梅椿，那末，纔合梅花的清高的樣子！」又指一棵黃

橙的盆景，他說：『你們看！那棵橙樹不滿二尺高，數得清幾葉碧青的葉子，那枝上掛了只一個淡黃色的橙子，就好像幾片青雲襯出的月亮，人家那會知道這個妙處？』——這時，我們跟了他的話仔細看着，他就愈說愈高興了；吹着煙管自念自語地，把這樣花那樣花，講給我們聽。

他指着旁邊一排排的菊花盆，那菊花只二三寸長，都長得嫩綠可愛，他說：『栽培那些菊花，就是我夏天的生活，早起澆一次，太陽落山澆一次，天落雨不要澆水，但要把棚上的簾子遮好，恐怕菊花葉給雨打傷了；還有太陽曬得太厲害的時候，也要把簾子遮起來，恐怕葉子曬焦了；我真是一天到晚爲了這些菊花就夠我忙一個夏天了。』

我問：『你不怕天熱，不怕勞苦嗎？』

這時叫化狗好像有感觸的樣子說：「小先生！不是這樣講的，要知道這些花都是我的寶貝，我一天不見這些花，就一天不舒服，好比失掉了寶貝還要不舒服呢！我對於這些花，就好像知道他們一切性情的樣子。他們乾了要水，餓了要加肥料；要太陽光，就給他曬太陽。要是換一個人來，我就恐怕他不會知道這些。」

「非但是這樣，要知道這些菊花到秋天開花的時候，也就好像我的生命一樣，好像我的生命同菊花一樣的開花了。」

「并且主人的臥室裏，會客室，膳廳裏，走廊上，……隨處都擺着菊花盆，我的生命也好像分布到各部分去了！」

「人家總對我說：『叫化狗，一年忙到底，種了花只是給人家看的。』其實我本來不是種了花只想自己看，我也不想賣自己

的功勞，只要人家看了那鮮艷的花走上去看一看，聞一聞，就好像同我親嘴一樣的快活了。」這時我們聽了他這樣的癡話，我們就覺得叫化狗是在那裏發神經病了。

但他仍舊繼續說：『人家看了花快樂，我心上也就更加快樂了。啊！秋天過了，菊花同我告別去了，臘梅花跟上來做我的生命；冬天去了，春天來了，我更加是應接不暇，梅花啦，桃花啦，這些還是俗物，那白玉蘭啦；梔子花啦，真是又清又香。夏天來了！就有荷花做我的生命了。』說着站起來走近那荷花缸，那缸裏，新近開了一朵白荷花，一朵紅色的還沒有開足。

這時他很高興地對我說：『我把這白荷花送給你。』又對我弟弟說：『把這紅荷花送給你。』他說着就用力先把那沒有開足的紅荷花折了下來。他要送給我，但我們覺得他竟是發神經病了，

就向籬門外面跑，但他說：「你們不要就不要，何必跑出去？」我們說：「你發怒了，好好的荷花折了下來！給你主人知道了不要罵嗎？」

他說：「不！不！主人喜歡這花！但如果你們歡喜的話，不妨就送給你們。」我說不要，並不是不歡喜，是不該拿。

他說：「好！我就去給主人吧。那末應當再有一個葉子陪襯一下。」他就折了一個還沒有放足的葉子，送到主人那裏去了。